

心得報告

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文學系 金林

匆忙返回北京，靜下來回憶在新竹的幾個月，許多畫面浮現。在此我嘗試把記憶捕捉連綴起來，作為這段奇妙經歷的記錄。也希望能夠為長居此地的朋友們提供一個過客的觀察。

● 不同的聲音

自己從北京飛到桃園機場，按照美儀老師事先發來的交通指南搭巴士、高鐵來到交大光復校區。一路算是順利，中間問了一次路，但有一種陌生感——不是因為對台灣陌生，其實台灣和我三四年前過來沒什麼區別——事後回想，大概是因為那份交通指南是英文的。它的閱讀對象是外國交流學生，而我正是一個「外國人」。

如果我自己找人問路來到學校，那體驗大概就和來到一個大陸南方城市沒太大區別。其中固然有所謂「同文同種」的原因，但反過來設想，如果我不能用中文問路，變成一個英文讀者，那一路看到的景物和來到東亞或世界其他中等發達城市似乎也區別不大。

所幸我不是這樣走馬觀花的旅行者，有機會看到更細微的生活樣貌和新竹的個性。首先我捕捉到的是不同的聲音：除了常規的國語、台語，還聽到了更多的客家話，以及東南亞的語言。

上一次來到台灣幾乎只在台北走動，這次來到新竹像是重新發現了客家話和客家人。尤其是隨彭明偉老師來到新埔、北埔，看到吳濁流、龍瑛宗的生活空間，更意識到此前對台灣理解的不足。而這種不足有一部分是福佬人沙文主義的遮蔽，我在交大圖書館7樓讀到《人間》雜誌某期對客家的「正名」更是看到這種遮蔽之深遠。

客家我之前還算有個概念，令我沒想到的是新竹有這麼多東南亞人。第一次遇到是在迎曦門那邊，之後便留意，發現幾乎每次去都能遇到，三三兩兩，二三十歲，女性居多，從聲音和長相可以判斷是東南亞人。猜測多是做「長照」的「外勞」。在台北不會感覺這麼強烈，大概被日本、韓國遊客和全球各地

的語言沖淡了。新竹作為一座生活和居住的城市，更能代表台灣的社會狀況吧。據朋友講，十多年前台灣人發現身邊出現了大陸來的服務員，一張口也不太適應。現在聽到就沒什麼反應了，東南亞的聲音也處在這個過程中。

作為一個北方人，一個比較特殊的體驗是我會稍微控制自己的口音，讓它更像標準的普通話/國語。這幾乎是不自覺的，而我由於此前多年在南方求學的經驗，早已熟練操作。這不是為了隱藏自己的身份（其實也隱藏不住），只是為了更便於對方理解。這種依然異質的口音也讓我獲得了與當地人不同的經驗，比如有次在東門市場買水果，店主阿姨因此提醒我附近小偷很多，要看好自己的錢包。

- 如何成為一個新竹人

因為知道自己要在這個城市生活一段時間，就嘗試體驗普通市民的生活。剛來時正好趕上中元城隍繞境，就到城隍廟觀禮。出身客家的明偉老師告訴我義民節值得一看，我就也去看到了神豬、神羊，另外也到關帝廟、竹蓮寺、校外的眷村等地感受了一番。其他好地方則多虧明偉老師和冉涌、老楊等在新竹的朋友推薦，加上在網上做的功課，讓我知道影像博物館每月排片會有一些文藝片，票價 20 台幣近於免費（有次因為空調故障真是免費了）；城隍廟旁邊的新復珍除了賣餅，樓上還有一家二輪影院也值得一去；學校附近買水果不方便，最好的選擇是清大夜市外的老 K 青果。

吃飯的話可以嘗試清大夜市的立晉豆花和稍遠的 Fullpasta；老城區選擇更多，可以嘗試石家魚丸（明偉老師帶我去吃的滷肉飯是我吃到的最佳）、鴨肉許、彭成珍餅鋪、廟口鴨香飯、郭家潤餅、玉禾田海鮮、霸道啤酒屋。而我最愛的是西市汕頭館，不惜每週受夠了食堂便當之後從學校騎 youbike 順寶山路而下專程去吃。沙茶牛肉炒麵、牛肉湯、火鍋都值得推薦。我和一個之前在清大讀書的汕頭朋友說起這家飯館，她說從來沒去過，「我就是汕頭人去吃那個做什麼？」

大遠百、巨城、SOGO 之類大型百貨和愛買這樣的大超市沒什麼獨特之處，有趣的是有次我想買一個洗衣袋，在大遠百超市找了半天也沒有，結果在路對面的雜貨店買到。當然也有雜貨店和便利店沒有的，比如洗手液，我至今不懂

為何學校里各家便利店都沒有洗手液。

早餐的選擇不多，我浙江來的室友因為校內吃不到米粥、油條甚是痛苦。我的解決辦法是小舞台的麵包，加上新竹有名的福源花生醬，沖一杯咖啡聊當一餐。

不知對於這樣的體驗真正新竹人以為內行否？

但返程時載我去機場的出租老司機說：「你都在學校不知道外面。我在歌廳總共花了幾百萬台幣啦。陪唱歌，喝酒的，八成多是大陸妹，台灣年輕女孩不去做那些啦，沒錢也去找銀行。大陸的假結婚過來的，沒別的生計啊，最年輕也三十多，四五十的也不少。對啊，這個年紀哦。大陸年輕的那麼多誰要她們。在台灣有市場啊。」我又感到對這個地方實在很無知。

● 方便不方便

初來台灣的大陸學生通常會感到不方便：沒有網購，沒有手機支付，沒有好用的手機打車 app，甚至很多地方不能刷卡。但我漸漸在紙幣和零錢中感到另一種方便。我不得不探索周邊的實體店，與具體的人打交道，而且不用在手機上貨比三家就能得到一個合理的價格。這一點在買書上尤其明顯，水木書苑的價格一般比博客來還會便宜一些。

更重要的是這種不夠「先進」的生活方式更能維護人與人之間的親近，就像此前不少在舊城改造中保護菜市場的行動一樣，人們需要產生、維護情感連帶的空間。反觀大陸的這些發展確實減弱了人與周邊社區的關聯，而且漸漸發現也網購並沒有保持最初體驗到的價格優勢，反而更費心。台灣的商店像是更篤定，更有跡可循；大陸則需要消費者自己更多摸索，很多事情還處於變動之中。

但在交通上確實有些不便。很明顯新竹是為汽車設計的城市，公共交通不是很方便。這其實是大多城市的通病，在交大的特殊體驗是從過溝站下車走向宿舍這段路實在有些遠，直接到學校的車又太少。很多次我從台北深夜歸來，下車再走這樣一段路自然會想如果有公交或是共享單車就好了。

● 在台灣心懷世界

交大社文所和台聯大系統的亞際學程大概是台灣最國際化的人文機構了。在其他大學都在與美國看齊的時候（在這一點上不僅台灣、兩岸，全世界似乎也大同小異），交大這邊的第三世界視野就尤其獨特和珍貴，也修正了我對於「世界」的認識。在開學初亞際的新生會上，我看到來自東南亞、非洲、歐洲各地的學生，帶著各自的成長背景和問題一同學習；旁聽的一場「藝術介入與社會批判：亞際知識對話」研討會，聽到來自韓國、越南、台灣、中國大陸的學者、藝術家講述各自的實踐經驗，也是非常難得的場合。第三世界左翼的經驗和思想在這些場域中可以相互激發和鼓勵，除了對頭腦的刺激外也讓心中得到不少溫暖。在學科體制愈加細分的現狀下，我似乎也漸漸習慣了在自己熟悉的一小片領域中活動。因此在這裡我像是打開窗子透了一口氣，也許更多的轉變將要發生。

與台灣學生最深入的交流要算是在彭明偉老師的魯迅研究課程上了。這學期有幸參與這門課的學習和討論，不僅讓我豐富了對魯迅的理解，也加深了對台灣師生的了解。作為受過大陸大學中文系訓練的學生，我對魯迅和大陸的魯迅研究都有大致的認識。相對之下，台灣同學此前對魯迅比較陌生。但這同時使他們能夠站在一個更加自由、活躍的角度閱讀、思考魯迅，讀出我沒能看到的東西。更愉快的是能和老師同學進行充分熱烈的討論，能互相激發互相理解應該是在學校里最讓人留戀的事了吧。

● 命運的關聯

我在台灣遇到了這輩子最靈異的一件事：坐陳光興老師的車，他的車也像個廟，擺滿了佛像、掛墜之類。我打開副駕駛的門，看見腳墊上有個護身符，他說你拿起來就是你的。我拿起來看，是大林鎮一個叫金林寺的，寺名和我名字一模一樣。而那時候他還不知道我叫什麼。按他一貫的說法，大概這是前世的機緣吧。

我不是想說什麼神秘的事情，而是感到兩岸也有一種命運式的關聯。本來作為一個大陸學生，我猜想會遇到一些統獨之類問題，但奇怪的是也沒有台灣同學來問我這些。這其實讓我感到有些不安，大家都失去了討論的興趣甚至空間了嗎？而我同時感到統獨的問題並未好轉，反而更深入內化成了台灣日常生

活中潛在的一部分。

我無意站在某個立場做判斷，而是經過親身體驗感到兩岸問題是命運般必須面對的，駝鳥姿態只能讓我們在面對現狀時手足無措。而且要有一個整體的、歷史的眼光彼此理解，不然以功利或血緣之類角度看無法真正和解。

其實統獨問題在大陸人的生活中遠不如對台灣人那麼重要，或者說二者對此的焦慮相差甚遠。我一直認為台灣是一個有趣的研究對象，而這番實際體驗讓我看到另一種使命，就是為台灣，為兩岸找到一條思想的出路。在交大社文所我也看到很多優秀的學者在為這項工作付出努力。

2018/1/1 北京